

邁克爾。多諾萬看著他的空啤酒杯，感覺很無聊，而且認為他已經聽得夠長的了。他大聲說：「要是我們想談談不同尋常的機器人的話，我知道曾經有一個不遵守第一定律的機器人。」

這實在是太不可能的事情了，所有人都停止了談話，轉頭看著多諾萬。

多諾萬真是痛恨自己那張大嘴巴，馬上轉移了話題，「我昨天聽說了一個好東西，」他繪聲繪色地說，「那可是關於……」

坐在多諾萬旁邊椅子上的麥克法蘭說：「你的意思是你知道有個機器人會傷害人？」那當然就是不遵守第一定律的意思。

「某一方面吧。」多諾萬還是想避開這個話題，「我說我聽說過一個關於——」

「跟我們說說。」麥克法蘭要求道，顯然是不想讓他轉走，其他一些人也將啤酒杯放到了桌上，看著多諾萬。

多諾萬決定最好還是說出來：「這是大概十年前在泰坦星（土星的衛星）上的事情了，」他很快地回憶了一下，「沒錯，是二五年。那時候我們剛剛收到一船貨，三個新型號的機器人，專門為泰坦星設計的機器人。他們是 ma 型最早的幾個。我們叫他們艾瑪一號、二號和三號。」他停了一下，打了個響指再要一杯啤酒，一邊還專心地盯著侍者的動作。

麥克法蘭說：「我在機器人這一行幹了半輩子了，邁克，我可從來沒聽說過 ma 這個系列。」

「那是因為他們把這個型號從生產線上拿掉了，他們一聽說——我馬上就會告訴你的。我以前沒告訴你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多諾萬急匆匆地說了起來：「我們馬上就讓那些機器人工作起來了。你知道的，泰坦繞著土星的公轉周期裏百分之八十是風暴季節。那個年代，在風暴季節，基地根本就沒有用處。可怕的大雪中，就算基地在幾十米外你也根本看不見、找不到。有指南針也沒有用，因為那鬼地方根本就沒有磁場。」

「這些 ma 機器人的特點是他們裝備了一種新設計的振波探測儀，因此他們能夠穿過任何障礙而直接找到基地的位置。這使得採礦工作能在整個衛星周期全程進行。麥克，你別說什麼，振波探測儀也從貨架上消失了，所以你從來也不會聽說的。」多諾萬咳嗽了一聲，「你應該理解的，軍事機密。」

他繼續說下去。「那些機器人在第一個風暴季節工作得很好，然後，在平靜季節來臨的時候，艾瑪二號開始出洋相了。她開始在角落裏、在貨堆下面徘徊不已，我們非得想盡辦法才能把她哄出來。後來她更是整天在基地外面徘徊而不回來。我們認為她的制造過程中出了毛病，就只好和另外兩個一起幹下去了。這樣我們就面臨缺乏人手——或者說缺乏機器人的問題。在平靜季節將要結束的時候，我們需要有人去 k 站一趟，我自願不要機器人陪同走一趟。這看起來是很安全的，

風暴兩天之後才會到來，而我只需要二十小時就能從外面回來。」

「當起風的時候，我正在回來的路上，離基地不到十英里的路。空氣開始沉重起來，我連忙趕在風將我的飛車擊碎之前停了下來。標定了基地的位置之後，我就開始跑了起來。在很小的重力下，我可以跑這點距離的，但問題是我能保持我的方向正確嗎？我的氧氣很充足，太空服的保溫設備也運行良好，但十英里的路程在泰坦風暴中和無窮遠也沒什麼區別。」

「那時候，暴雪將一切變得陰沉昏暗，甚至明亮的土星也昏黃無光，而太陽則像天邊一個蒼白的小點。我停了一下，竭力抵擋越來越大的暴風。這時候我突然發現我前面不遠有一個小黑點。我根本看不清楚它是什麼，但我心裏很明白。它是只風暴狗，唯一能在泰坦風暴中站立行動的動物，世界上最可惡的動物。我知道要是它撲過來的話我的太空服根本保護不了我；而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下，除非短距離的正面瞄準，我根本不敢開槍——萬一我瞄歪了它馬上就會撲上來。」

「我緩緩後退，而那黑影步步緊逼。它已經逼近了，我祈禱著擡起槍。這時候另外一個更大的陰影出現在我身邊，我不由得寬慰地鬆了口氣。她是艾瑪二號，那個失蹤的 ma 機器人。我沒有去想她到底怎麼了或者她為什麼到了這裏，我只是叫道：『艾瑪，好孩子，抓住那風暴狗，然後帶我回基地！』」

「她卻像是沒聽懂一樣看著我，然後喊道：『主人，別開槍，別開槍！』」

「這使那狗瘋了般地狂撲上來。」

「『抓住那該死的狗！艾瑪！』我喊道。她抓住了那狗，很好；她抓住了它卻繼續跑了下去。我嗓子都喊啞了她也沒回來，她把我留在暴風雪中等死。」

多諾萬猶豫著停了一下，「當然，你知道第一定律：機器人不得傷害人，也不得見人受到傷害而袖手旁觀！這樣艾瑪二號只是帶走了風暴狗而把我留在那裏等死，這違背了第一定律。」

「幸運的是，我終於安全地熬了過去。半個小時之後，風暴平息了——那只是一陣不穩定的陣風，只是偶發的。我一路狂奔回到基地，而真正的暴風第二天就來臨了。艾瑪二號在我回去之後兩個小時也回去了。隨後問題被搞清楚了，然後 ma 型機器人馬上就從貨架上撤了下來。」

「但到底，」麥克法蘭執著地問：「原因是什麼呢？」

多諾萬誠摯地回答他：「確實我是受到死亡威脅的人，麥克，但對於那個機器人來說還有一些事情排在我前面，在第一定律之前。別忘了，這些機器人是 ma 系列，而這一個獨特的 ma 機器人失蹤之前曾被人從一些她私人的隱蔽處找到過很多次。我們認為她是期待一些特殊的——而且是私人的——東西發生。顯然，這時候她找到了那特殊的東西。」

多諾萬的眼睛虔誠地向上望去，聲音也略帶顫抖，「那只風暴狗不是風暴狗。當艾瑪二號把它帶回來的時候我們叫它小艾瑪。艾瑪二號必須在我的槍口下保護它。第一定律又怎麼能當得住神聖的母愛呢？」

------(完)